



VI HORAE

姜 林 著

向明而治

Towards the Region of Brightness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VI HORAE

向明而治

娄林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向明而治/娄林著. --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
ISBN 978-7-5675-9161-5

I. ①向… II. ①娄… III. ①柏拉图(Platon 前427—前347)—
哲学思想—研究②尼采(Nietzsche, Friedrich Wilhelm 1844—1900)—
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①B502.232②B516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1272号

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六点评论

向明而治

著者 娄林
责任编辑 王旭
封面设计 卢晓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店 <http://hdsdebs.tmall.com>

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890×1240 1/32
插页 1
印张 3.75
字数 55千字
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
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
书号 ISBN 978-7-5675-9161-5/B·1187
定价 48.00元

出版人 王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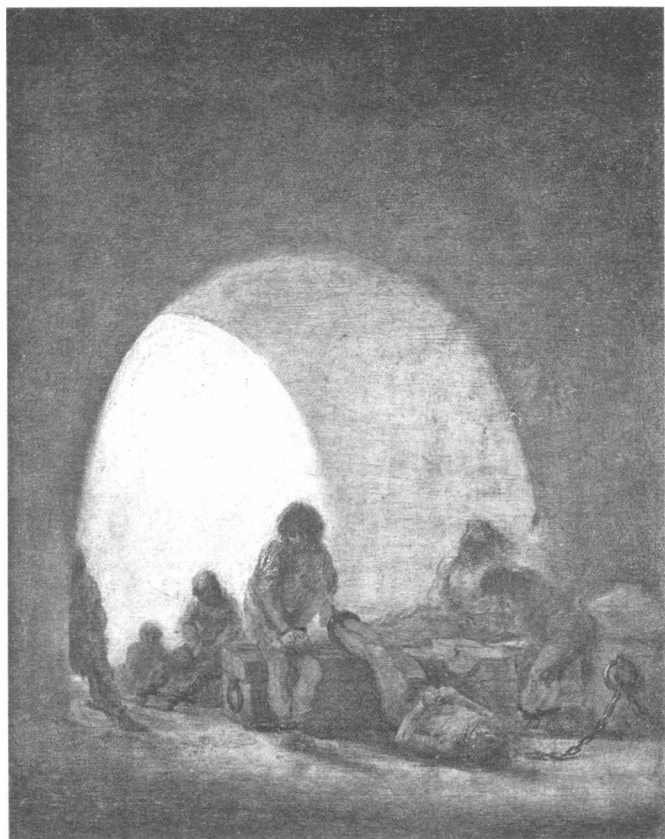


VI HORAE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

Nōn est philosophia populāre artificium nec ostentātiōnī parātum.

—Seneca



A Prison Scene (1810—1814 or 1793—1794)

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, Oil on zinc, 43 x 32 cm,

Bowes Museum, Barnard Castle

关注中国问题
重铸中国故事

缘 起

在思想史上，“犹太人”一直作为一个“问题”横贯在我们的面前，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。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，最突显的是“中国人”也已成为一个“问题”，摆在世界面前，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。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，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、尖锐。无论你是什么立场，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。究其因，简言之：中国人站起来了！

百年来，中国人“落后挨打”的切肤经验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“普世神话”：中国“东亚病夫”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“药铺”抓药，方可自信长大成人。于是，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“被奴役”，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“民主”，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“自由”。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

界,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,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。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,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。

中国有个神话,叫《西游记》。说的是师徒四人,历经劫波,赴西天“取经”之事。这个神话的“微言大义”:取经不易,一路上,妖魔鬼怪,层出不穷;取真经更难,征途中,真真假假,迷惑不绝。当下之中国实乃在“取经”之途,正所谓“敢问路在何方”?

取“经”自然为了念“经”,念经当然为了修成“正果”。问题是:我们渴望修成的“正果”是什么?我们需要什么“经”?从哪里“取经”?取什么“经”?念什么“经”?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、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。

清理、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,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,寻找中国人的“底色”,重铸中国的“故事”,关注中国的“问题”,这是我们所期待的,也是“六点评论”旨趣所在。

点 点

2011.8.10

1 引论 哲学的危险

Introduction; Philosophy in Danger

30 一、柏拉图《王制》中的民主批判

Chapter one; Plato's Critique of Democracy in His *Republic*

60 二、雅典政制与国际关系:论色诺芬《雅典政制》

Chapter Two; Athenian Polite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; On
Xenephone's Regime of the Athenians

86 三、尼采论学者

Chapter Three; Nietzsche on Scholars

108 跋语

Epilogue

引论 哲学的危险

Carcasse, tu trembles? Tu tremblerais
bien davantage si tu savais où je te mène.

Turenne

尼采对民主的批评,并非个人情绪,而是基于哲学理由:

民主政制强烈厌恶(Die demokratische Idiosynkrasie)一切具有统治性和意欲具有统治性的东西,这种现代的权力否定主义(Misarchismus)(我为一件坏事造了一个坏词),逐渐侵蚀到精神领域、最高的精神领域,并披上精神的外衣。^①

^① 尼采,《道德的谱系》,梁锡江译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。第二章第12节,页132。译文略有改动。另参第三章第8节,页173。

尼采早已断言“上帝已死”，那么，对于上帝已死的西方现代世界来说，最高的精神领域唯有哲学。根据这里的描述，民主政制的生活方式意图废黜一切最高价值，其背后的原则实为一切平等，更高的东西不复存在：“人人意欲平等，人人尽皆平等。”（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前言 5）这导致哲学，甚至近似于哲学精神都难以存在，尤其是，民主精神形式终以“哲学”自居。对尼采来说，哲学在民主时代所深陷的这一巨大危险，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危机所在。一种缺乏最高价值设定的文化，岂是一种文明？所以，尼采终生追索哲学在西方如何重新可能——柏拉图式的哲学。

《善恶的彼岸》常常被视为尼采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作品，也就意味着最“柏拉图化”（platonize）的作品。该书副标题为“一种未来哲学序曲”，即为导论之意。尼采希望通过自己耗费心血写成的作品为未来哲学做准备，或者说为未来哲人的塑造而做准备，诚如施特劳斯所言，该书本身就是未来哲学的一种范例。^① 而 1886 年 9 月 22 日，尼采致信忘年友人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）称，《善恶的彼岸》“和《扎拉图斯特拉如

① 参施特劳斯，《注意尼采〈善恶的彼岸〉的谋篇》，林国荣译，载《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》，张缨等译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2 年，页 234—256，尤其参页 236，页 255；Timothy W. Burns 对施特劳斯论文的评论，A New Perspective on Nietzsche's *Beyond Good and Evil*，载于 *Interpretation*，Vol. 39/3，2012 年秋，页 283—286。另参考夫曼和剑桥版的英译本 *Beyond Good and Evil* 前言：Walter Kaufmann 英译，New York：Vintage，1966 年；Judith Norman 英译，Cambridge：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，2002。

是说》说的是相同的东西,但说法有所不同,很不相同”。^① 其相同,依旧是对未来哲学、未来哲人的关切,或按柏拉图所言,是哲学的可能和哲学生活的可能问题(《王制》,496b—496e);而其明显的不同,则是叙述方式的差异。所谓未来哲人,根据尼采自认最为完美的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描述,作为超人的扎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的未来哲人之一——但是,这是一个哲学性的文学形象,一种意象,而非惯常的哲学论说。扎拉图斯特拉下山的目的不是教育人们成为扎拉图斯特拉,而是像扎拉图斯特拉成为扎拉图斯特拉一样,成为其本人应该成为的自己。在理想的状态里,扎拉图斯特拉会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,但这些人首先要成为他的“同伴”:

我明白了:扎拉图斯特拉不愿对民众说话,而愿对同伴说话!

创造者寻求同伴,而非尸体,也非牧群和教徒。创造者寻求共同创造的人,他们是在新标牌上书写新价值的人。(前言,9)^②

① 参阅佩特,《尼采的使命》,李致远、李小均译,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9年,页2。

② 尼采,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,黄明嘉、娄林译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,页49—50;译文依照德文,略有改动之处,不一一注明,Giorgio Colli和Mazzino Montinari主编,《考订版尼采全集》(*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: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*),卷四,De Gruyter,1999年。

本质而言,在尼采看来,未来哲人最伟大的使命是“在新标牌上书写新价值”——这是与现代民主价值不同的新价值。但是,只有极少的同伴可以共同实现这样的使命。扎拉图斯特拉不是一下山就得出这个“新真理”。刚刚下山时,他满怀期待,对所有人教授“超人”的学说,也就是说,他期待现实世界成为一个哲人共和国——这实为一场启蒙迷梦,^①但他很快就从政治现实中获得了否定的教训,这本身可以视为扎拉图斯特拉自我教育的过程。扎拉图斯特拉重新发现柏拉图的哲学与政治的张力,重新发现人的灵魂差异与哲学的本质关系。而从形式上讲,这个教训的核心是尼采将要发现的哲学写作(或者说)艺术:

大凡写作风格的所有准则盖源于此:站得老远、保持距离、不准“入内”,也就是不让人懂;但另一方面又寻觅知音,让那些与我们听觉相似的人细听其心曲。(《快乐的科学》)^②

这正是他所谓“不同的说法”背后所蕴含的基本理由,也

① 参康德,《回答一个问题:什么是启蒙?》,载于《康德书信百封》,李秋零编译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年,页268—272;另参刘小枫、陈少明主编,《经典与解释3:康德与启蒙》,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年。

② 尼采,《快乐的科学》,黄明嘉译,卷五,381节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年,页391。关于尼采写作技艺的语文学基础,参James I. Porter,《尼采的修辞学》(Nietzsche's Rhetoric: Theory and Strategy),载于*Philosophy and Rhetoric* 27.3(1994),页218—244。

是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副标题中“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”的应有之意。

从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前言的情节来看,他获得这个教训有两个戏剧原因:首先是市场民众的喧哗,其次则是扎拉图斯特拉收获了索上舞者为自己的“第一个同伴”。二者共同确定了扎拉图斯特拉传达自己教诲时“藩篱”内外的差别(同上)。但是,终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全书,扎拉图斯特拉只觅得这一位“同伴”,却是一个死去的同伴,在这个意义上,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实为一部悲剧之书。^①一言以蔽之,在尼采以城镇和市场为喻的民主时代里,索上舞者这个人物悲剧的死亡传达出的核心意蕴在于,与古典时代的处境一样,哲学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同样深陷危险之中,但是,民主时代的危险甚至更为险恶,死亡即是其最直白的象征——毕竟,苏格拉底似乎还有选择的可能。

索上舞者是谁?

“索上舞者”(Seiltänzer)是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前言中的关键意象,^②但并非在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方才出

① 《快乐的科学》卷四 342 则短论,也是最后一个短论,题为“悲剧开始了”(Incipit tragoedia),同上,页 318。

② 关于索上舞者在德国文化中的艺术形象,参 Janice McCullagh,《索上舞者:表现主义意象》(The Tightrope Walker: An Expressionist Image),载 *The Art Bulletin*, Vol. 66, No. 4 (Dec., 1984), 页 633—644。

现。早在 1876 年的笔记里,尼采就写过:

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索上舞者,杂耍者。——人总是有着激情:所以也有非常热情的民族,例如希腊人和意大利人,他们出于自身的情感或激情的艺术而得到快慰。(1876,23[142])^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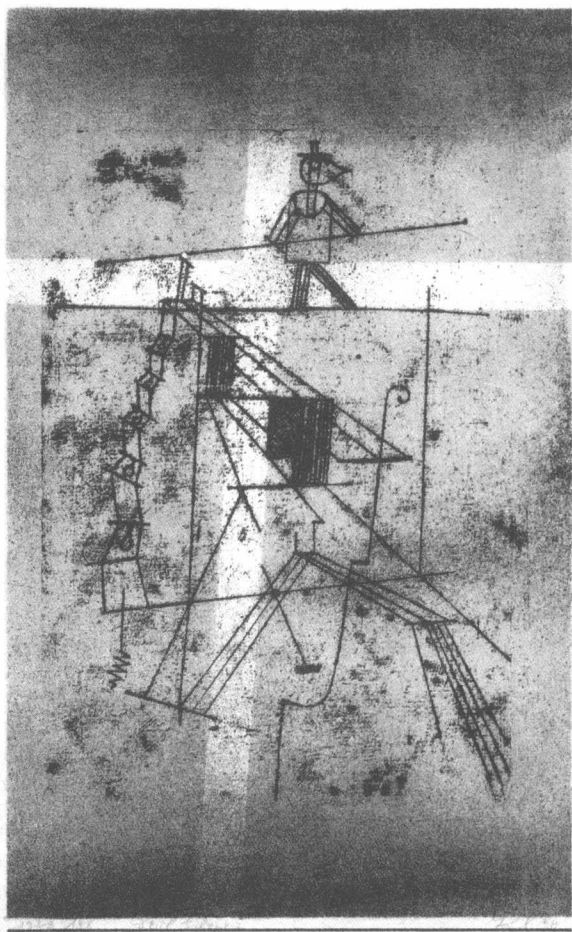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这一最早的记录,尼采使用“索上舞者”这个表演意象,其要在于人出于自身的激情而行事。所谓激情,是“出于自身的激情”。扎拉图斯特拉在前言中反省了自己的政治教训之后,认为自己“发现一个新的真理”(前言 9),关于这个新的真理首先是“我需要活的同伴,他们跟随我,只因他们愿意(wollen)跟随自己(selber)——到我要去的地方”。这里的“同伴”的意愿首先必须是跟随自己,然后才是跟随扎拉图斯特拉。这个新真理首先是扎拉图斯特拉对未来的同伴的一个基本要求:愿意跟随自己。这就是尼采非常强调的“成为你自己”。在这个最早的笔记里,尼采强调索上舞者之为索上舞者的自我激情的特征。尼采自传《瞧这个人》(*Ecce Homo*)的副标题:“一个人如何成其所是”(Wie man wird, was man ist)。这一行诗是品达第二首皮

^①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主编,《考订版尼采全集》,前揭,卷八,页 455。

托凯歌中的一句格言的改写：“成为你学会成为的那种人。”（行 72）^①这是尼采一直以来对哲学灵魂的首要要求。

扎拉图斯特拉这里得到的新真理，早在 1876 年就在尼采的头脑中有了最初原型，并且与索上舞者紧密相关。所以，索上舞者的首要特征是出于自我的意愿——这多少开始接近后来的权力意志。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借索上舞者而首先传达出这份意愿和激情——正是在索上舞者身上，扎拉图斯特拉看到一种属己的志向。在 1959 年名为“尼采的政治哲学”的课程中，施特劳斯曾经说卷一“论快乐和激情”一章标题实则应该是“论道德”。只是扎拉图斯特拉口中的道德，是他的新道德，是服务于未来哲学的要求：“你的一切激情终将变成道德。”（《论快乐和激情》）“我的兄弟呀，你要是走运，具备一种道德就够了：这样你过桥时就更加轻松。”也许，1876 年笔记中的索上舞者，尚不清楚这种关联，但就彰显其出自本心的哲学爱欲而言，已经足够清晰。

① 参汉密尔顿，《幽暗的诱惑》，娄林译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0 年，页 62。关于“成其所是”和尼采的关系，参 Babette E. Babich，《尼采之命令作为朋友的赞词》（Nietzsche's Imperative as a Friend's Encomium: On Becoming the One You Are, Ethics, and Blessing），载于 *Nietzsche-Studien*, Vol. 33 (2003), 页 29—58, 尤参页 30—35；后经修改收于氏著，《鲜血写就的花样言辞》（*Words in Blood, Like Flowers: Philosophy and Poetry, Music and Eros in Hölderlin, Nietzsche, and Heidegger*），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, 2006, 页 75—95, 书的标题显然来自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卷一“论阅读与写作”一章。



Paul Klee, *Der Seiltänzer* (1923), color lithograph,
17.38 × 10.63 in. (44.1 × 27 cm.)